

高名凱先生紀念文集



GAO MINGKAI XIANSHENG JINIANWENJI

高名凱先生紀念文集

YUWEN CHUBANSHE

語 文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74 号

GAO MINGKAI XIANSHENG JINIAN WENJI

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5 印张 65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00 元

ISBN7-80006-465-6/H·115



高名凯先生遗像
(1962)



高名凯、陈幼兰、婴儿高侠
(1942. 1. 于镜春园寓所)



自左至右，岑麟祥、
高名凯、陈荷、袁家
骅。(1962. 4. 4.
于香山公园大门外)



自左至右：高侠、
高名凯、高环、
高苏、陈幼兰。



高名凯先生八十诞辰纪念会
(1991. 3. 31. 于北京大学)



高名凯先生旧居
——燕东园32号

目 录

高名凯先生传略	(1)
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5)
——记高名凯教授八十诞辰纪念活动	
故乡平潭亲属给纪念会的贺联	(17)
理论语言学的先驱——高名凯先生	胡明扬 (19)
《汉语语法论》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龚千炎 (23)
学习高名凯先生《语言论》 的几点体会	赵世开 (29)
浅谈高名凯先生对三项 语文工作的研究	苏培成 (35)
忆高名凯在巴黎	龚祥瑞 (43)
长才未竟 典范犹存	林 燕 (46)
我所认识的名凯师	王文襄 (51)
两年受业 终生难忘	赵振铎 (53)

俯首甘为孺子牛	刘正埭 (56)
他把身心全都献给了事业	石安石 (58)
高先生对我治学的影响	徐通锵 (63)
千教万教 教人学真	罗安源 (67)
久久难忘的一桩心事	李行健 (69)
怀念我敬佩的名凯师	曹先擢 (79)
高先生培养了我对语言理论的兴趣	洪成玉 (81)
高名凯先生书信 (致石安石等)	(84)
现代中国学术界的错误.....	高名凯遗著 (97)
后记	(105)

高名凯先生传略

高名凯先生，1911年3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一个中农家庭。父亲高哲善先生是美以美教会牧师，做过福建神学院监学，当名凯先生6岁时因食物中毒而辞世。留下二男二女。名凯先生行二，是次子。母亲郭氏到名凯先生13岁时又病逝。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名凯先生7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10岁，即1921年秋入平潭开宗小学。12岁，由堂兄高诚学先生带往福州，入进德小学。13岁，转福州英华中学小学部。14岁，即1925年秋考进英华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整整6年。每学期课余为学校做擦洗地板门窗、打钟等杂工，寒暑假则留校做工，以筹集学费膳费。名凯先生学习成绩优异，国文和英文两科尤为突出。作文经常张贴展览；英文曾获全省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名凯先生还协助编辑平潭《晨星报》，鼓吹爱国进步思想。还用笔名“越石”撰写文章、小说，刊登在福建的《民国日报》、《南方日报》。1927年至1931年，参加了福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由于考取了省教育厅的清寒奖学金，名凯先生得以于1931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深造。4年后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随后于1935年12月入燕大研究院哲学部。1933年至1935年期间，名凯先生参加过“社会科学同盟”。1933年至1936年，担任过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周刊部部长，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10月下旬，接受燕大学生自治会委托，用浅近的文言起草了11月1日发出的致国民党四中全会六次会议的电文，即著名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它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1937年9月，由燕京大学派遣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部学语言学。在马伯乐（H.Maspero）教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1940年5月获文科博士学位。在法期间曾加入巴黎语言学会和亚细亚学会。

1940年6月偕新婚妻子启程回国。因大战影响，漂流海上及亚非各地，直至1941年1月回到北平。

1941年2月开始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名凯先生因燕京大学被封闭而失业。1942年3月在中法汉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治甲骨文。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复校，名凯先生于1945年9月返校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签名八校《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宣言》等宣言，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1954年秋，教研室一分为二——语言学和汉语，名凯先生改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名凯先生兼任语言所学术委员、《中国语文》杂志编委。1957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曾参加全国文联、新哲学研究会、文改协会、中央人民政府

文教委员会所属科学技术译名统一工作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小组。

名凯先生 1955 年和 1957 年先后接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起草并主持审定《语言学引论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和编写《语言学引论》教科书（未公开出版），1961 年接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委托主编《语言学概论》教科书（中华书局，1963）。

名凯先生著述宏富。计有自编自著的语言学专著（包括与人合作的，包括修订本、增订本）18 部，语言学译著 6 部，语言学文章 80 多篇，零散译文 4 篇。代表著作有《汉语语法论》（1948；修订本—1957）、《普通语言学》（上册—1954，下册—1955；增订本—1957）、《语法理论》（1960）、《语言学概论》（1963）、《语言论》（1963）。单篇论文影响较大的有《怎样研究中国的文法》（1941）、《汉语规定词“的”》（1944）、《汉语句终词研究》（1946）、《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1948）、《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4）、《论语言与言语》（1960）等。译著中最有影响的是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此外，有巴尔扎克作品的译著 20 余种（1946—1953）。出版过专著《现代哲学》（1936），译著《哲学大纲（罗素）》（1948）。还发表过赏析中国画的文章。

名凯先生 1951 年—1952 年期间，曾去川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57 年 11 至 12 月，与王力先生同应波兰高等教育部邀请赴波兰讲学并作文化访问，回国途中访问了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1962 年 10 月至 12 月，应邀赴合肥、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讲学。

名凯先生 1940 年 5 月 19 日在巴黎与陈幼兰女士结婚。幼兰女士 1961 年 5 月 11 日病逝。有一子三女。1961 年 12 月 6 日名凯先生与大学时期的朋友陈荷女士结婚。

名凯先生 1962 年 12 月从南方讲学返京，就觉身体不适，后确诊为肝炎。从 1963 年春起前后三次住进北京医院。1964 年 10 月后，病转亚急性肝萎缩，医治无效，于 1965 年 1 月 3 日逝世，差 2 个多月 54 周岁。

(字 炎)

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记高名凯教授八十诞辰纪念活动

1991年3月31日是雪霁初晴的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桃花绽放，空气清新。一大早，首都学术界、教育界人士130多人齐集燕园，参加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高名凯教授八十诞辰纪念活动。高名凯教授出生于1911年3月28日，1965年1月3日病逝。生前曾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他是建国初期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在民盟总部和民盟北京市支部担任职务。还出任过北京市教育工会的文教部长、宣传部长及常委。曾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上午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电教大楼报告厅举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北大教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郝斌，民盟中央副主席丁石孙，北大教授季羨林、陈岱孙、周一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国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坚，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明扬，北大中文系副系主任王理嘉。出席纪念会的高名凯先生的生

前友好有褚圣麟、林昌善、张青莲、邢其毅、徐献瑜、林启武、王鍾翰、龚祥瑞、李赋宁、周定一、高景成、林焱、郭良夫、吕德申等。他们当中不仅有语言学家，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历史、法律以及体育等等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专家。他们当中一些人已年过八旬，不顾年迈体弱，赶来与会。与会的还有高先生各个时期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已是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员、副研究员。其中有专程从安徽蚌埠、山东烟台和天津前来的五位弟子。50年代曾在北大语言学教研室进修的，现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到会；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寄来书面发言；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发来贺信。高名凯先生家乡福建平潭的亲属寄来贺联。有一些接受邀请的客人，会前来函（或托带口信）表示或因公或因病不能与会，其中有黄华、雷洁琼、吕叔湘、林耀华、周祖谟、马学良、王均、徐世荣、王还、曹先擢、陈章太等。

王理嘉教授主持大会，并代表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致开会词。他说，高名凯先生1965年去世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能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得到校内外各方面十分热烈的支持，这使我们感到高名凯先生的同代人——学术界的前辈没有忘记他，他的学生没有忘记他。王理嘉转达了校领导的意见：语言学是我校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纪念高名凯先生，应当注意今后如何继承和发扬理论语言学的成就。王理嘉说，这正是我系主办这次活动，也正是大家大力支持这次活动的根本原因。限于人力、物力，我们不得不将邀请的范围大体上限制在北京市的范围之内，邀请的对象主要是高先生的生前友好和他的学生。

刘坚研究员致词。他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这位著名的前辈语言学家表示由衷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接着说，高先生宏富的著述，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在语言理论方面用力甚勤，做了很多创造性的研究。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语言，分析语言，总结语言规律。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同样做过大量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早在1941年，他就批驳了汉语没有语法的错误见解；他认为汉语语法是在结构里、在词的功能上表现出来。他提出语法是研究关系、研究结构形式的。今天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成为语法研究中一条重要原则。他的专著《汉语语法论》已经在国内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高名凯先生十分关心语文工作，写了大量文章，论述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问题。这都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空写的。高先生写文章快是出了名的，除了他有深厚的语言学修养外，勤奋是主要的因素。他的勤奋是值得学习的。高名凯先生为人正直坦率。他欢迎同行的批评，但是在问题没有讨论清楚之前，他决不轻易地附和别人的意见。在学术讨论中他有什么说什么，即使对方是有名的权威，也不顾情面。这种尊重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高先生待人诚恳热情，这是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的。

北京市语言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民族学院戴庆厦教授代表研究会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致词。他说，中央民族学院头几批从事民族语文工作的学生都是向高名凯先生学习语言理论的；他们用学到的理论指导工作，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已经成为民族语文研究的骨干。高名凯先生当年讲课的音容、风格和他的思辨能力，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我国民族语文专业解放后有很大的发展，在材

料的占有和分析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感到不足的是理论比较薄弱。纪念高名凯先生，我们要学习他的理论进取精神。

丁石孙教授代表民盟中央致词。他说，高名凯先生在 50 年代民盟的活动中努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反映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为民盟当时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他同时又是非常积极的工会活动分子。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执着地追求，往前开拓。他的作风是民主的，为人是正直的。他的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他为我们的学术、教育事业，乃至我们国家的革命事业，是做出了大家忘不了的贡献的。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纪念大会有六个专题发言。发言的人分别是石安石、胡明扬、龚千炎、赵世开、刘正琰和林焘。

北京大学石安石教授发言谈高名凯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道路。高先生幼年家境贫寒，父母早丧，靠课余做杂工读完中学，又以优异成绩获得省清寒奖学金得以进入大学。高名凯先生不仅以他丰硕的学术成果闻名于世，他还是位一贯追求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中学时代，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的年代，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在燕京大学，他是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是著名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的起草人。宣言用浅近的文言，内容深刻，文笔犀利，有很强的感人力量。它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前奏”。高先生原先是学哲学的，在他的语言研究中表现出深厚的哲学功底。他治语言学，40 年代偏重汉语语法，以后偏重一般理论。专著《汉语语法论》和《语言论》是他主要的代表著作。《汉语语法论》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与王力先生、吕